

從並列副動到並列連詞 ——青海同仁保安語的多功能語素 *dzi*

畢原浩

中山大學

提要

青海同仁保安語的並列副動詞詞綴與並列連詞共用同一形式：*dzi*，該語素可以同時連接 VP、NP、小句及構造複雜句。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 為蒙古語族語言的共有形式，但並列連詞 *dzi* 並非直接來自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 的逆語法化，而是由 *gədzi* 刪略 *gə* 所得，*gə* 是動詞派生標記，*dzi* 是並列副動詞標記。*gədzi* 長期構造名派動詞的並列結構，造成並列成分的性質混淆與重新分析的發生，且同時受到當地安多藏語並列結構的接觸影響，複製了藏語中並列連詞的功能。並列連詞的產生導致了同仁保安語整個並列類型的變化，使之由 WITH 型語言轉變為 AND 型語言。

關鍵詞

保安語，連詞，副動詞，並列結構，歷史演變

1. 引言

地處青海省同仁市的保安語屬於蒙古語語族語言，主要分佈在保安下莊、年都乎、郭麻日和尕灑日四地，大致經緯度在 35.3°N , 101.9°E 到 35.4°N , 102.1°E 之間，黃河上游的重要支流隆務河從此經過。當地同時還通行較保安語更為強勢的藏語和漢語兩種語言，且藏語的使用範圍更廣，因此當地的保安語同藏語之間也存在密切的接觸關係。此外，保安語在甘肅臨夏積石山的大河家也有分佈，據《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志》（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 1998: 397）可知，積石山大河家的保安語是在清咸豐末年由同仁遷入的，而積石山當地以通行漢語為主，因此積石山保安語受當地漢語接觸影響很大。經過近 200 年的分開發展後，同仁保安語和積石山保安語便各自成為保安語的一種方言，兩地保安語的使用人口共約 1 萬，¹ 本文主要所涉及的討論對象為前者（若無特殊情況說明，以下皆簡稱保安語）。

Stassen (2000) 統計了 260 種世界語言的並列結構，發現可以分為 AND 型和 WITH 型兩種。前者依靠並列連詞來表達並列語義關係，而後者則依靠伴隨結構來表達並列語義關係，二者分屬於不同的語言類型。同仁保安語及其他蒙古語族語言本都沒有並列連詞，主要依靠伴隨格來表達並列語義關係，屬於 WITH 型並列語言；但保安語如今卻出現了與並列副動詞標記同形的並列連詞，且在功能上還有所擴展，這也使之轉變成為了 AND 型並列語言。該情況在蒙古族的其他語言中並未得到發現，其變異的過程及背後原因更是十分值得關注。

2. 多功能語素 *dzi* 的句法語義特徵

2.1. 並列副動詞標記 *dzi*

2.1.1. 副動詞的相關定義問題

副動詞 (converb) 是國內語法學界並不太熟悉的一個概念，這與漢語本身不具備這一顯性範疇有關。呂叔湘、朱德熙 (2002 [1952]: 9) 將“把、被、從、對於”等介詞稱為“副動詞”，意在說明的是這類介詞語法化程度不高，仍保留有較強的動詞特徵，而並非當今語言類型學 (typology linguistics) 所定義的“副動詞”。Tang (2022) 同樣使用了 converb (副動詞) 這一概念，試說明粵語當中存在著一部分不可完句的類

¹ 數據來源：國家語言資源檢測與研究少數民族語言中心（網址：<https://nmlr.muc.edu.cn/info/1119/2582.htm>）。此外，據 2020 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中國統計年鑒 2021》（國家統計局編 2021）可知，保安族人口數為 24434 人，即母語使用者已經不及本族人口的半數。

動詞詞綴，² 這與類型學中的副動詞多有相似之處（因為副動詞往往都是非限定性的），是觀察粵語語法特徵的一個全新視角和有益嘗試；至於這一處理方法能否推廣應用至共同語和其他漢語方言中，仍是一個值得繼續討論的議題。

副動詞（*converb*）的概念最早由 Ramstedt（1903）研究蒙古語時提出，Nedjalkov 和 Nedjalkov（1987）首次將其作為類型學的一個重要參項，而 Haspelmath（1995: 2）從跨語言的角度，將副動詞界定為構造副詞性從句的非限定動詞，是動詞的形態變化之一。Haspelmath（1995: 4–8）所給出的副動詞句法框架雖只立足於印歐語的情況，但仍是至今較為經典的研究範式，基本可以總結為：（一）動詞的屈折變化（*inflection*），而非派生變化（*derivation*）；（二）非限定性（*nonfiniteness*），單獨不具備完句（*completeness*）功能；（三）副詞性（*adverbial*），並非論元成分（*argument*）而是修飾成分（*modifier*）；（四）構造主從關係（*subordinate*），區別於並列關係（*coordinate*）和主次關係（*cosubordinate*）。³

隨著越來越多語言的副動詞得以被識別和描寫，關於副動詞的功能界定又有許多新的觀點出現，主要體現在副動詞是否可以用於並列小句和小句鏈接，Bickel（1998: 395）提出了“亞洲副動詞”（*Asian converb*）和“歐洲副動詞”（*European converb*）的概念以展示該範疇的地域和句法差異，前者較後者的不同就在於還可以構造並列關係小句和小句鏈。Genetti（2005）、Genetti et al.（2008）、Coupe（2007）和邵明園（2022a, 2022b）等學者對此都有相關論述，我們在此不一一詳細介紹，部分情況將結合下文中具體語言的討論展開。

2.1.2. 並列副動詞標記 *-dzi* 的語義功能

就保安語副動詞的情況而言，上述 Haspelmath（1995）所提及的四條界定只有前兩條是完全適用的，而後兩條則只能說明保安語副動詞的部分情況。保安語共有 14 個副動詞後綴（*suffix*）（陳乃雄 1986），其中本文所要討論的“並列副動詞”，便是一類典型的“亞洲副動詞”，因為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這類副動詞構造的是兩個動詞 / 小句之間的並列關係，而非主從關係，此時也不會涉及論元或修飾成分與否的問題。

保安語的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 在蒙古語族諸語言中是一個相當一致的形態，它與突厥語 *-di/-di* 同源（德力格爾瑪、波·索德 2006: 224），其意義、用法和形式在所有

² 如 Tang（2022）多次例舉的“親”，在粵語中作為類詞綴表示“每次”義，它單獨跟在動詞後使用時不能完句，文中的典型例句為“佢食親麵（他每次吃麵）”，普通話的對譯同樣也是未完句的。

³ 主次關係（*co-subordinate*）這一概念由 Olson（1981: 207）提出，通常用於描述小句鏈結構，是一種介乎並列（*coordinate*）和主從（*cosubordinate*）之間的關係；對於具備構造小句鏈接功能的副動詞來說，其同樣可以構造主次關係，但本文內容不涉及該方面的討論，因此不加以贅述，更多討論可參考 Foley 和 Van Valin（1984）、Van Valin（2005）以及 Ross（2021）等。

語言裏基本上是一致的（司提反·米勒 2005: 115），在蒙古口語中讀作 *-ɕʰ/-ʃʰ*，土族語讀作 *-ɕə*，東鄉語讀作 *-ɕzi*，其他同語族語言的讀音也大多與這些類似。

2.1.2.1. 共時並列與順時並列

首先，並列副動詞所傳達的語義可以是兩個（或多個）同時發生的動作，各動作之間沒有明顯時序上的先後關係。如：

(1) 保安語：

xi:nag selteig-nə ɕəigə-ɕi ewer-gala saɕag-nə-ngə mantal-ɕə.

犛牛 尾巴 -ACC 搖 -CONV:COOR⁴ 犛角 -INSTR 土地 -ACC.SG 刨 .PRG

犛牛正一邊搖著尾巴一邊用犛角刨地。

(2) 喀爾喀蒙語：

Ter sandal deer suu-j nom unshi-j bai-na.

3.SG 椅子 上 坐 -CONV 書 看 -CONV COP.DUR

他坐在椅子上看著書。

（Svantesson 2003: 173）

例（1）中保安語的 *ɕəigə* ‘搖（尾巴）’和 *mantal* ‘刨（地）’的兩個動作是同時進行的，而非先搖尾巴然後再刨地，中間用並列副動詞詞綴 *-ɕi* 來連接；例（2）中喀爾喀蒙語的 *suu* ‘坐’與 *unshi* ‘看’也是表示在坐著的同時看著書，二者沒有先後順序，副動詞詞綴為 *-j*，且作者 Svantesson 在文中特意強調此處副動詞與主動詞是同時發生的。

其次，並列副動詞還可以傳達順時發生的兩個（或多個）動作，各動作之間往往有時間上的先後關係。如：

(3) 保安語：

sgudə bə ɕəd-ɕi manba-da-ngə ɕəndzaga-ga-wa.

昨天 我 去 -CONV 醫生 -LOC-SG 檢查 -TRANS-PST

昨天我去醫生那裏做了檢查。

(4) 東鄉語：

khəwan qhari-ɕzi putan iteiə-wo.

兒子 回 -CONV 飯 吃 -PERF

兒子回去吃飯了。

（金雙龍 2013: 89）

⁴ 此處 CONV:COOR 為對副動詞後綴 *ɕi* 完整的萊比錫標注，後文標注時一概簡化為 CONV。

在例（3）保安語中，“去醫生那裏”這個動作必然發生在“做檢查”之前，因此動詞 *əd* ‘去’ 標記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例（4）東鄉語中的“兒子”也一定是先“回去”才能“吃飯”，因此動詞 *qhari* ‘回’ 標記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

2.1.2.2. 連接動詞與連接小句

並列副動詞標記可以單獨連接兩個（或多個）動詞，這與漢語等語言的連動結構（SVC）十分相似，只是連動的動詞之間不允許有任何標記（Aikhenvald & Dixon 2006; Haspelmath 2016），而並列副動詞結構中間需要插入並列副動詞標記。如：

(5) 保安語：

ʕzəwa-gula warwarda ʃawurdzi er-dzi lə:kər-dzi nəkərgə-dzi ək-də.
工人 -PL 有時 向下 來 -CONV 收割 -CONV 幫助 -CONV 給 -PRG
工人們有時候下鄉來幫助收割（莊稼）。

(6) 東鄉語：

mədzhi-tə irə-dzi onʃ-na
寺院 -LOC 來 -CONV 讀 -FUT.PERF
來寺院閱讀。
（金雙龍 2013: 88）

例（5）保安語出現了四個動詞連用，而前三個動詞全部攜帶有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且其中包含了順時和共時兩種語義關係，*er* ‘來’ 這一動作先於後三者，而 *lə:kər* ‘收割’ 和 *nəkərgə* ‘幫助’ 兩個動作卻不能分出孰先孰後；例（6）中東鄉語的 *irə* ‘來’ 和 *onʃ* ‘讀’ 兩個動詞也緊緊連在一起，中間只用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 加以標示。

此外，並列副動詞標記也可以用於構造兩個小句，即並列複合句。如：

(7) 保安語：

ʕa ɣaməŋ-nə səbda er-dzi tərəŋ-nə gərgə-dzi semkərgə-dzi kel-gudanə...
鹿 駱駝 -GEN 旁邊 來 -CONV 頭 -ACC 低 -CONV 悲傷 -CONV 說 -QUOT
鹿來到駱駝的旁邊，低著頭悲傷地說……

(8) 現代蒙語：

khooloo ide-j, pivo yyca-n.
茶 吃 -CONV, 啤酒 喝 -PRES
吃茶，喝酒。
（Gaunt & Bayarmandakh 2004: 87）

例(7)保安語描述了順時發生的一系列動作，即“鹿先來到駱駝的旁邊，然後低著頭悲傷地說些什麼”，前後並分隔為兩個小句；例(8)現代蒙語雖短，只有“吃茶”與“喝酒”兩個動作，但是在韻律上有明確的停頓，因而也是兩個獨立小句，且語義上為共時發生的關係。

2.2. 並列連詞 *dzi*

保安語並列連詞 *dzi* 具備連接名詞短語和構造複雜句的功能，此時的 *dzi* 與前文所提的並列副動詞標記 *dzi* 不直接相關，二者不具備對應的演變關係，因此當分為兩類討論。

2.2.1. 連接名詞短語

陳乃雄(1986: 290)最早觀察到保安語裏有一個連接詞 *dzi*，Fried(2010: 167)直接將 *dzi*⁵ 視為一個並列附綴。我們在實際語料中同樣可以發現更多用例。如：

- (9) *udərgu tɛiχaŋnaŋ ʃdʒawə daga:teŋ labzə dzi*

中午 時候 國王 隨從 畫匠 和

tɛrəgla-nə dər-dzi ɕaŋzənə kətə ɛr-dzi.

士兵 -ACC 率領 -CONV 木匠的 家裏 來 -CONV

中午的時候，國王帶領著隨從、畫匠和士兵來到了木匠的家。

- (10) *bə nəgə ʃgam-nə sga dzi ndəg lə-da bu-na.*

1.SG 那個 箱子 -GEN 樣子 和 顏色 心 -LOC 照 -PRES.FUTR

我很喜歡那個箱子的樣子和顏色。

例(9)中共有三個NP並列，分別是 *daga:teŋ* ‘隨從’、*labzə* ‘畫匠’和 *tɛrəgla* ‘士兵’，而並列連詞 *dzi* 添加在倒數第二個成分和最後一個成分之間；例(10)中 *sga* ‘樣子’和 *ndəg* ‘顏色’都是抽象名詞，前後二者都是使用 *dzi* 來連接的，此時 *dzi* 是一個並列連詞。

然而，在蒙古語族的其他語言中，這種名詞之間的並列關係當由格助詞來實現，通常以聯合格或和同格為主，保安語、土族語和東鄉語則使用憑聯格（即憑藉格與聯合格同型）（司提反·米勒 2005: 52）。如：

- (11) 東鄉語：

⁵ Fried(2010)原文記為 *təə*，我們遵循陳乃雄先生的記音，統一記為 *dzi*。

pi dʒaŋ-ausi-la hanthu pathsa ətʃi-nə.
1.SG 張老師 -COM 一起 城 去 -PRG
我和張老師一同進城。
(金雙龍 2013: 85)

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蒙古語族中大多並不存在高度語法化的並列格助詞，上述聯合格或和同格在本質上都是伴隨格，⁶例（11）中東鄉語格助詞 *-la* 標記的“張老師”也很難被判斷為事件中的共同行為主體還是次要參與者。然而，語義上確定完全平等的兩個 NP 並列可以採用迂說型（periphrastic）手段實現。如：

(12) 東鄉語：
ga tɛidzə xodzə ɣua-la (gala)
小 汽車 火車 兩 -COM
小汽車和火車（小汽車、火車兩個）
(哈斯巴特爾 2001: 25)

例（12）東鄉語在表達語義完全平等的兩個 NP 時，在後面添加了數量詞“兩個”，然後再附加一個聯合格，這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雜糅的手段，但 Dwyer（1992）卻發現這是西北地區阿爾泰語和漢語方言普遍存在的現象，形成一項較為鮮明的區域特徵。

2.2.2. 構造並列複雜句

我們在 2.1.2.2 節時已經介紹過，保安語副動詞詞綴 *-dʒi* 具備構造並列小句的功能。此處要談的是，*dʒi* 以連詞身份參與構造並列複句，而不再是一個詞綴，且前者連接的小句動詞是非限定性的，而後者構造的複雜句動詞則是限定性的。如：

(13) *ɣɛlɣɛi-nɣə sa tərənə laɣ-la ɔd-gi dʒi ɔdʒaŋə*
賊 -SG 也 那 偷 -CONV:PURP 去 -FUTR CONJ 3.SG.GEN
hamba-nə sɔgte-dʒi de ɔdʒaŋ ɔd-dʒi.
貪心 -ACC 想 -CONV 就 3.SG 去 -IMPF
賊也要去偷那些，他動了貪心就要去。
(14) *enə ʃzɛrgi manda ŋan dʒar-gi dʒi*
這 故意 1.PL.ACC 壞 做 -FUTR CONJ

⁶ 由“伴隨 > 並列”是類型學中常見的一條演變路徑，可參考 Mithun（1988）、吳福祥（2003）等，蒙古語中的聯合格大致仍處在一個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階段。

səgtə-dzə dzi ədzaŋ da ɣi:næi semkaŋnaŋ haɖziɾ-te.

想 -PRG CONJ 3.SG 啊 往回 悄悄地 出來 -DEC

這是要故意使壞，想著，他悄悄地回去了。

通過觀察以上兩個例句可以發現，例（13）中連詞 *dzi* 前的動詞 *əd* ‘去’ 帶有將來時標記 *-gi*，例（14）中第二個連詞 *dzi* 前的動詞 *səgtə* ‘想’ 帶有持續體標記 *-dzə*。將來時標記 *-gi* 和持續體標記 *-dzə* 都是限定動詞詞綴（Fried 2010: 179），它們本要求強制結句，但現在並列連詞 *dzi* 卻將其與後一小句串聯起來，表現出構造並列複雜句的強大能力。

2.3. 小結

Haspelmath（2003: 11）通過類型學的考察，將並列結構描繪為以下序列：

I. NP（名詞短語）——VP（動詞短語）——Clause（小句）

每種語言的连接成分都可能連接不同的區間，如英語的 *and* 就可以同時連接以上 3 個區間，而漢語普通話中最典型的連詞“和”則只能連接 NP 和 VP，而無法連接小句。同樣，如果觀察蒙古語族副動詞的通常情況，則是連接右側的 VP 和小句區間，如本章 2.1 中所討論的情況。然而，在 2.2 節中，保安語的多功能語素 *dzi* 同時具備並列副動詞和並列連詞的功能，因此可以連接以上 3 個區間。

3. 並列連詞 *dzi* 的歷史來源

3.1. 演變背景：西北地區的並列結構

世界語言在表示並列結構時通常採用兩種手段，一種是使用並列連詞，一種是使用伴隨介詞，Stassen（2000）將其劃分為 AND 型語言和 WITH 型語言，而且每種語言都會有 WITH 型的並列手段，但不一定都有 AND 型的並列手段。

蒙古語族表達並列結構也大多採用 WITH 型，因此布·哈·托達葉娃（1957: 220）指出：“其實連接詞在現代蒙古語族語言裏是很少的”，王遠新（1995: 144）也表示，蒙古語族語言的连接詞不發達，多數語言只有少量幾個連接詞。西北地區的蒙古語族語言同樣都是如此，它們大都不存在一個自源形式的並列連詞，而往往採用伴隨格來表達類似的並列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區蒙古語族語言的並列伴隨標記大都與數詞“二”有關，即義為“AB 兩個”。Payne（1985: 36）通過類型學的考察發現，雙數是世界語言表

達並列手段的一種常用策略；陳健榮（2020）詳細討論了中國西北地區“兩個”作為“介連詞”使用的區域現象，如西寧方言中：

(15) [蘋果西瓜倆] 我都喜歡。

“蘋果”和“西瓜”都是無生物體，不具備一者伴隨另一者的自主性能力，因而此處應當被視為正式的並列結構；但是目前其所能進入的句法位置仍然受限，大多只能處於主語位置。

同仁保安語最初的情況實際也同樣如此，這反映在 Fried（2010: 168）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句：

(16) *dortə təaci ɡala⁷ roŋ-da o-təo.*
多吉 扎西 倆 縣-LOC 去-PRG
多吉和扎西正在去往縣裏。

Fried 在文中認為，例（16）實際省略了一個連詞 *ɬi*，應當在兩個 NP 之間加以補充，這可能是一種誤解。其實，該例句反映的是更加初始狀態下保安語的情況，使用憑聯格助詞 *ɡala* ‘兩個’來標記聯合關係，乃歷史底層的保留，而並非是由省略連詞 *ɬi* 造成的，反而連詞 *ɬi* 才是一個新晉晚起的成分。

3.2. 演變路徑及動因

3.2.1. 刪略前形式：*ɡəɬi*

同仁保安語的並列連詞 *ɬi* 並非直接來自並列副動詞標記 *-ɬi* 的逆語法化，⁸ 而是由 *ɡəɬi* 刪略所得（陳乃雄 1986: 198）。這還體現在甘肅大河家的保安語中，並列連詞仍然常用 *ɡəɬi*。如：

(17) *ɡadəɡə ɡəɬi biŋə ap(ə)-ɬi rə.*
紙 和 筆 拿-CON 來
把紙和筆拿來。
（布和、劉照雄 1982: 60）

⁷ Fried 記作 *kala*。

⁸ 因為副動詞詞綴是構形形態，而連詞是單獨的功能詞，如果由前者變為後者，則意味著發生了逆語法化。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刪略前的形式 *gəɖzi* 到底是從何而來。布·哈·托達葉娃（1980: 149）認為保安語的連詞 *gəɖzi* 源於“引語標記 *-gə* + 並列副動詞標記 *-ɖzi*”，陳乃雄（1986）亦隨之沿用了托氏的觀點，但他們都沒有對此演變給出具體的論證，我們對這一來源表示懷疑。

首先，保安語的引語標記 *gəɖzi* 和蒙古語的 *ᠭᠡᠳᠦ* (*gəɖɣ*) 完全一樣，那麼就要解釋，為何蒙古語族其他語言的該形式沒有演變為並列連詞，而只有保安語發生了演變。

其次，引語標記可以和任意副動詞標記結合，且在所有副動詞標記前都能省略，而不僅僅只在並列副動詞標記 *-ɖzi* 前省略。如：

- (18) *əɖzaŋ mənɖa disə ɖerəŋ naŋda*
 3.SG. 1.SG.ACC 時間 四 之內
enə ɖzəm-nə man nəgə u:-ɖzi kel-ɖə.
 這 種類 -GEN 藥 一 說 -CONV 說 -PRG
 他叫我每四小時吃一次這種藥。
- (19) *kalajule təi kel da, kaŋ-nə maga amtətə wa-gudzi*
 燕子 你 說 吧， 誰 -GEN 肉 好吃的 是 -CONV:IMD
 燕子你說吧，誰的肉是好吃的。

例（18）為並列副動詞標記 *-ɖzi* 前省略引語標記 *gə*，而例（19）則為立刻副動詞前標記 *gudzi* 前省略引語標記 *gə*，本質上沒有任何差別，但後者卻沒有獨立用作連詞的情況。這其實是副動詞標記和引語標記在言說小句中發生混淆，此處可能是受到了周邊藏語的影響，因為此類現象在蒙古語族語言中雖十分罕見，但在藏語中卻十分常見。如林旭娜（2022: 80）就對藏語中的該情況有過不少討論：

- (20) *rgyal.po='i zhal=nas [sor.gdub gar song mthong=nas]*
 贊普 =GEN 口：HON=ELA 戒指 哪里 去：PFT 見 =CONV
sungs=pas
 說：PST=CONV
 贊普問：“你看見戒指落到哪兒了嗎？”（《柱間史》）
- (21) *rgyal.ba=vi yum=las [rgyal.ba vdas dang]*
 佛 =GEN 佛母 =ABL 佛 過去 CONJ
ma byon da.ltar gang bzhugs=pa ..
 NEG 至 現今 何 住 =NOML
kun lam pha.rol.phyin.pa vdi yin gzhan ma yin ..
 一切 道 波羅蜜多 DEM COP 其他 NEG COP

zhes] *sungs=pa* *ltar.*

QUOT 說：PST=NOML 如

如《佛母經》云：過去、未至、現今諸佛所住菩提道，唯此普道波羅蜜多，非餘。（《菩提道次第廣論》）

我們對比例句（20）和例句（21）可以發現，例句（20）中言說動詞 *gsungs* ‘說’ 前使用的是副動詞標記 *=nas*，同時充當了引語標記的功能；而例句（21）中同樣的言說動詞 *gsungs* ‘說’ 前，則使用的是藏語中最常見的引語標記 *zhes*。因此，副動詞標記 *=nas* 和引語標記 *zhes* 在上述兩個引語句末的功能並沒有本質不同，這與二者共處在同一句法位置上有關，所以藏語中常常出現將二者混淆的情況。

再次，我們認為引語標記也不具備重新分析為並列連詞的語境，Kuteva et al. (2019) 在考察世界語言中連詞的語法化來源時，也未發現有源自引語標記的情況，因此引語標記沒有進一步語法化成為並列連詞的條件。

根據我們的觀察，*gədzi* 的真正來源應當是“動詞派生詞綴 *-gə* + 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二者整體打包脫落，最終由詞綴變成了詞。

3.2.2. 名動並列的重新分析

保安語有一個能產性很強的動詞派生標記 *-gə* (Wu 2003: 332)，如 *nəkər* ‘朋友’ — *nəkərgə* ‘交朋友’，*dzintəc* ‘感冒 N.’ — *dzintəcəgə* ‘感冒 V.’ ……其主要功能就是去名詞化 (denominalization)，使名詞派生為動詞。當需要兩個 VP 並列時，*-gə* 後面還可以添加並列副動詞標記 *-dzi* 成為 *gədzi*。

陳乃雄 (1986: 290) 列舉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例子：

(22) *hɛzəndzər-gə dzi gə:zi-nə hɛzəndzər-gə*

批評 -VBL 和 自己 -ACC 批評 -VBL

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個例子的有趣之處就在於，*hɛzəndzərgə* ‘批評’ 一詞是一個動詞，並且正是名詞 *hɛzəndzər* ‘批評’ 添加了動詞派生標記 *-gə* 的名派動詞。此時就存在著重新分析的可能，即到底是動詞的 *hɛzəndzərgə* ‘批評’ 之後添加了並列副動詞詞綴 *-dzi*，還是名詞的 *hɛzəndzər* ‘批評’ 之後添加了並列連詞 *gədzi*。再如：

(23) *teimsəŋ naŋ-da ‘səx-gə-dzi ɕa-da ‘səx-gə-dzi...*

家 內 -LOC 聚集 -VBL-CONV 院落 -LOC 聚集 -VBL-CONV

家裏聚會和院落聚會

該例句同樣是使用了動詞派生標記 *-gə* 的名派動詞，在理解時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動詞 *seχgə* ‘聚集’ 之後添加了並列副動詞詞綴 *-dɛi*，一種是名詞 *seχ* ‘聚集’ 之後添加了並列連詞 *gəɖɛi*，相當於英語的 *gather in yard* 中的 *gather* 既可以被分析為動詞性的，也可以發被分析為名詞性的，這兩種情況顯然都是合法的。

此處演變的發生還有著另一個條件，即重新分析之後的 *gəɖɛi* 是後置連詞。根據 Greenberg (1966: 79) 提出的共性 4 (universal 4) 可知，OV 語序語言總是傾向於使用後置性成分，Dryer (2007: 89) 用更大的樣本數據同樣證明了這一觀點。而連詞雖然在綫性序列上滿足聯繫項居中，但其實際的依附性仍在韻律差別上有所體現。劉丹青 (2003: 74–75) 表明：VO 語序語言更傾向於使用前置連詞 (prepositional conjunction)，即並列連詞在韻律上依附於後一並列肢；OV 語序語言則更傾向於使用後置連詞 (postpositional conjunction)，即並列連詞在韻律上依附於前一並列肢。保安語是 SOV 語序的語言，自然也傾向於使用後置連詞，且並列連詞 *gəɖɛi* 本就由後綴發展而來，伊始便決定了要依附於前並列肢，所以前並列肢對其起到主要作用，而後並列肢的影響則相對較小。因此，當前並列肢的名動詞性對聯系項 (relator) 產生干擾時，就會觸發聯繫項對連接成分判斷的混淆，當其誤判作名詞時，便認為聯繫項具備連接名詞的功能，進而類推擴散至其他 NP 並列的情況中去了。

此外，保安語較蒙古語族其他語言的形態又稍顯衰落，如沒有元音和諧現象，詞幹也沒有靜詞和動詞之分，格成分也都是單一附加，又沒有反身後綴等 (陳乃雄 1986: 95)。因此，保安語的粘著性並沒有特別強，詞幹與詞綴間的關係較為鬆散，如邵明園 (2023) 還提到過保安語副動詞詞綴脫落，造成“零形副動詞”的現象，都是對此很好的證明。因此，保安語形態的相對不發達與較低的融合度 (fusion)，也為形態層面的詞綴重新分析 (reanalysis) 為功能詞成分提供了可能條件，這才使得詞綴 *-gə* 和 *-dɛi* 可以結合到一起成詞脫落。

3.2.3. 對藏語並列結構的接觸複製

上述的解釋闡明了保安語中 *gəɖɛi* 結構重新分析的可能，但我們同樣面臨本文 3.2.1 節中所提出的問題，即為何只有保安語發生了這種演變，而其他蒙古語中沒有發生類似的動詞派生標記與並列副動詞標記一起結合成為連詞的情況。我們認為這與同仁保安語受到當地藏語接觸影響有密切關係。

根據陳乃雄 (1990) 的報道可知，同仁保安語中藏語借詞的比例佔總詞匯量的一半以上，同仁保安語的很多語音語法特徵也都受到了當地藏語的強烈影響。通過觀察可以發現，保安語中這種連詞結構的產生，同樣是複製當地藏語的結果。

安多藏語中最常用的並列連詞成分為 *dang*，該連詞直接繼承自古藏語，且功能強大，既可以連接名詞性成分，也可以連接動詞性成分或小句，即與英語中並列連詞 *and* 的情況大致相同。如：

- (24) *nga=s ja dang chang thung=gi yod.*
1.SG=ERG 茶 CONJ 酒 喝=PRG COP
我正在喝茶和酒。
- (25) *nga nang=la zhugs dang kho phyir thon.*
1.SG 裏面=ABL 進 CONJ 3.SG 外面 離開
我進到裏面去了，他出到外面去了。

例句 (24) 中賓語成分為兩個並列 NP，分別是 *ja* ‘茶’ 和 *chang* ‘酒’，二者之間使用連詞 *dang*。例句 (25) 則是兩個並列小句，連接的是“我進去”和“他出去”這兩個事件，*dang* 直接添加在動詞 *zhugs* ‘進’ 之後。

對比當地同仁保安語的情況可以得知，保安語中的副動詞標記 *-dzi* 具備和上述例句 (25) 一樣連接小句成分的功能，而不具備像例句 (24) 一樣連接名詞性成分的功能。於此同時，保安語處在藏語連詞 *dang* 位置上的成分還經常是 *gədzi*。如：

- (26) *teina-nə sem-da gi:la-gudanə, na:jaŋ bə tabgə dza:-gə-dzi*
狼-GEN 心 想-CONV 這回 我 計 施-VBL-CONV
enə fulaŋ səŋ ganə ŋgəŋgə.ʼjəcgəja.
這 紅 毛 狐狸 欺騙
狼心想，這回我要施計哄騙這紅毛狐狸。
- (27) *teina ke:lə-nə ələga-dzi, kəl kuntə-nə*
狼 腹-ACC 餓-CONV 腿 重-GEN
teir-gə-dzi, gə:zi-nə saŋ naŋ-da xi:nəci-la hədzirtə wa.
拖-VBL-CONV 自己-GEN 窩 內-LOC 回-CONV 出來 AUX
狼餓著肚子，拖著重重的腿回到了自己的窩。

例句 (26) 和 (27) 都有兩個明顯的特徵，即在並連小句中都使用了 *gədzi* 結構；而且額外值得注意的是，*gədzi* 所附著的小句動詞，無論是 (26) 中的 *dza:* ‘施’ 還是 (27) 中的 *teir* ‘拖’，它們都是藏語借詞，因為保安語中的動詞派生標記 *-gə*，在借用外來詞作動詞使用時同樣需要添加，而不論借詞在源語言中的詞性如何 (陳乃雄 1990；Fried 2010: 100)。如此一來，保安語中的 *gədzi* 本就和當地安多藏語中連詞 *dang* 的句法位置相同，而 *gədzi* 所附著的動詞又常常就是借自藏語中的原詞，二者的關係可以概括如下所示：

藏語： V_{藏語動詞} + *dang* + VP
 保安語： V_{借藏動詞} + *gəɖzi* + VP

其中藏語的 V_{藏語動詞} 和保安語中的 V_{借藏動詞} 完全就是同一形式，二者的句法環境也一模一樣，都是連接並列性小句，那麼隨後保安語中的 *gəɖzi* 就完全可以被理解為同藏語中 *dang* 一樣的成分，進而類推導致 *gəɖzi* 複製了藏語連詞 *dang* 的功能，同時獲得了連接 NP 的能力。而上一節中我們又論證過，保安語中 *gəɖzi* 所出現的語境本就常常存在名動雙重分析的可能，現在又加上受到當地安多藏語連詞 *dang* 的功能影響，*gəɖzi* 就徹底變成了一個並列連詞。

3.2.4. 後續演變：*ɖzi*

根據甘肅大河家保安語並列連詞仍使用 *gəɖzi* 可知，青海同仁保安語刪略 *gə* 的時間不會早於 19 世紀下半葉。19 世紀下半葉遷徙至大河家的保安語至今維持了 *gəɖzi* 的原有形式，而同仁保安語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發展，語音形式也進一步銷蝕，只剩下單音節的 *ɖzi*。這同時體現在，同仁保安語的並列連詞 *ɖzi* 更為發達，使用頻率更高；而大河家保安語的並列連詞 *gəɖzi* 使用頻率相對較低，且通常要求與 *cala* ‘兩個’ 共現，如（韓佳禾 2024）：

(28) *gəmusu kətei aputu-cala kətʰaŋ ɕu-teə.*

舍目蘇 和 阿布多 -DU 攪團 喝 -IMPF

舍目蘇和阿布多在吃攪團。

(29) *pu aləmaŋ kətei pʰiŋkuə-cala-nə ŋkəkə-mu.*

我 果子 和 蘋果 -DU-ACC 喜歡 -MOD

我喜歡果子和蘋果。

事實上，即便是同仁保安語中也偶爾會出現並列連詞 *ɖzi* 和憑聯格 *cuala* ‘兩個’ 共用的情況，如下例句（30）和（31）。

(30) *terə'sanə ɕira bumbu ɖzi kalaɟule cuala məɖzi əd-tə.*

於是 黃 蜂 和 燕子 倆 飛 去 -DEC

於是黃蜂和燕子飛去了。

(31) *basə ɖzi ɕi:nag cuala aca-du təmtəŋgə əl-tə.*

老虎 和 犛牛 倆 兄弟 那樣的 成為 -DEC

老虎和犛牛成為了那樣的兄弟。

其中例句 (30) 的 *çira bumbu* ‘黃蜂’ 和 *kalajule* ‘燕子’，以及例句 (31) 中的 *basə* ‘老虎’ 和 *çi:nac* ‘鼈牛’，都是並列的主語成分，二者之間除了使用並列連詞 *dzi* 外，隨後還添加使用了憑聯格 *guala* ‘兩個’。在更甚的情況下，類似 Fried 所提供的例句 (16) 只使用憑聯格 *guala* ‘兩個’ 而不使用並列連詞 *dzi* 的情況同樣也存在。如：

- (32) *dedə nenə guala jama esə kel-dzi.*
爺爺 奶奶 倆 什麼 沒 說 -CONV
爺爺和奶奶倆沒說什麼。

如果我們觀察同仁保安語中極少數只使用憑聯格 *guala* ‘兩個’ 來構造並列 NP 的情況可以發現，其實它僅適用於有生名詞做並列主語，而絕不在無生名詞做並列賓語的時候出現。如：

- (33) *bə ɐdʒaŋ-nə nəɾ *(dzi) ɣar guala-nə waga-dzi.*
我 他 -GEN 臉 CONJ 手 倆 -ACC 洗 -CONV
我洗了他的臉和手。

例 (33) 中的並列賓語成分為 *nəɾ* ‘臉’ 和 *ɣar* ‘手’，如果後面只添加使用 *guala* ‘兩個’ 而省略中間的並列連詞 *dzi*，那麼該句便不合法。也即是說，其實 *guala* 在此構造的仍然是伴隨結構而非並列結構。這種現象和陳乃雄 (1986) 的觀察可以直接對應，即陳乃雄 (1986: 386) 發現 *guala* 在同仁保安語中大多只具備憑藉格功能而不具備聯合格功能，而積石山保安語的 *cala* 則同時具備憑藉格與聯合格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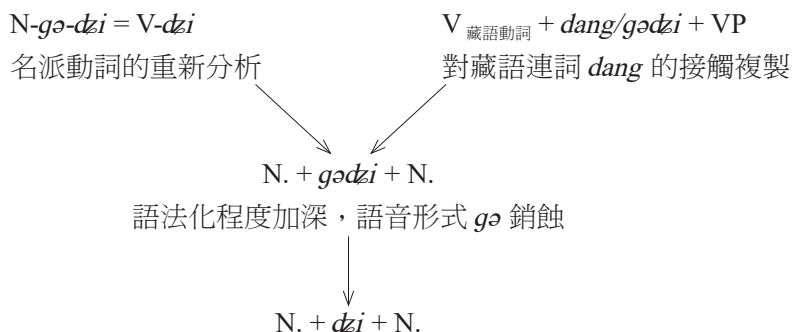
至此，我想我們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同仁保安語中的 *gədzi* 能夠一路發展為成熟的並列連詞，並進一步刪略減縮為 *dzi*；而積石山保安語中的 *kətei* 卻仍然不發達，仍主要依靠憑聯格 *cala* 來構造並列結構。因為同仁保安語中伊始便缺少一個聯合標記，而積石山保安語中的 *cala* 已經具備了此功能，所以積石山保安語並不需要一個新的並列連詞 *kətei*。相比之下，同仁保安語中的並列標記空缺，*gədzi* 的產生恰好彌補了這一功能上的缺位。此外，積石山保安語失去了和藏語接觸的環境，而轉變為和漢語接觸為主，積石山保安語中的漢語借詞數量也達到一半以上（陳乃雄 1990），但漢語中同樣不具備一個同時能夠連接 NP、VP 和小句的功能詞，因此 *gədzi* 的接觸發展演變也就此終止。

隨後，同仁保安語中 *gədzi* 的語法化程度逐漸提高，語音上的 *gə* 也被刪除而只剩下 *dzi*，便造成了並列連詞與並列副動詞標記之間的同形。而這種刪略又之所以能夠發

生，仍應當歸結於受當地藏語的影響，因為藏語就是共用一個形式 *dang* 來表達多種連接功能的，不然這種刪略恐怕將難以被接受。⁹

4. 結論

- I. 青海同仁保安語中的多功能語素 *ɕi* 兼具並列副動詞詞綴和並列連詞功能。
- II. 連詞 *ɕi* 並非由並列副動詞詞綴 *ɕi* 直接逆語法化發展而來，而是來自於 *gəɕi* 的刪略，*gəɕi* 由動詞派生標記 *-gə* + 並列副動詞標記 *-ɕi* 構成。
- III. *gəɕi* 演變為連詞受到當地藏語並列連詞 *dang* 的影響，發生功能複製。
- IV. 保安語連詞 *ɕi* 的完整演變路徑可粗略概括如下：



附錄

術語縮略詞表

ABL	ablative	IMPF	imperfective
ACC	accusative	INSTR	instrument
AUX	auxiliary	LOC	locative

⁹ 之所以難以被接受，以漢語普通話中的類似連詞“及”和“以及”為例，《漢語大詞典》中解釋“及”用作連詞時連接名詞或名詞性短語，表並列；而“以及”連接並列的詞、短語或分句，表等同或補充關係。這說明“以及”比“及”多出連接分句的功能，如 BCC 語料庫中的一條例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出口管制條例》，闡述了中國政府的上述原則，以及/*及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武器擴散，不幫助他國發展核武器……”，此處的“以及”用來連接分句，如果替換為“及”則會造成該句不合法。同理，如果同仁保安語沒有受到當地藏語的接觸，自行刪掉 *gəɕi* 中的 *gə* 也會使其變得不合法；而在進一步複製當地藏語連詞 *dang* 的情況下，這種刪略才得以發生。

CONJ	conjunction	MOD	modality
COM	comitative	NEG	negative
CONV	converb	NMLZ	nominalization
COOR	coordination	OBJ	object
COP	copula	PERF	perfective
DEC	declarative	PL	plural
DEM	demonstrative	PRES	present
DU	dual	PRG	progress
DUR	duration	PST	past
ELA	elative	PURP	purpose
FUTR	future	QUOT	quotation
GEN	genitive	SG	singular
HON	honorable	TRANS	transitive
IMD	immediate	VL	verbalization

參考文獻

- 布·哈·托達葉娃。1957。現代蒙古標準語語法講義，李佩娟、陳偉、阮西湖、陳諾（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Bulyash Khoychievna Todaeva. 1957. *Xiandai Menggu Biaozhunyu Yufa Jiangyi* [Grammatika sovremennogo mongol'skogo yazyka. Fonetika i morfologiya], trans. by Peijuan Li, Wei Chen, Xihu Ruan & Nuo chen.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Chubanshe.
- 布·哈·托達葉娃。1980。保安語，周建奇（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室。Bulyash Khoychievna Todaeva. 1980. *Bao'anyu* [Baoansky yazyk], trans. by Jianqi Zhou.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Menggu Yuwen Yanjiushi.
- 布和、劉照雄。1982。保安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He Bu & Zhaoxiong Liu. 1982. *Bao'anyu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陳健榮。2020。漢語方言介連詞“兩個”的產生。當代語言學 22(1)。17–48。Kin Wing Kevin Chan. 2020. Hanyu fangyan jielianci liange de chansheng. *Dangdai Yuyanxue* 22(1). 17–48.
- 陳乃雄。1986。保安語和蒙古語。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Naixiong Chen. 1986. *Bao'anyu he Mengguyu*. Huhehaote: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 陳乃雄。1990。保安語的演變軌跡，民族語文 3。16–25。Naixiong Chen. 1990. Bao'anyu de yanbian guiji. *Minzu Yuwen*. 3. 16–25.
- 德力格爾瑪、波·索德。2006。蒙古語族語言概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Delgerma & Sudu Bo. 2006. *Menggu Yuzu Yuyan Gailun*.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國家統計局（編）。2021。中國統計年鑒 202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Guojia Tongjiju (ed.). 2021. *Zhongguo Tongji Nianjian 2021*.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 哈斯巴特爾。2001。關於蒙古語集合數詞綴 -yula, -güle 的來源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6)。22–27。Hasbatar. 2001. Guanyu Mengguyu jiheshu cizhui -yula, -güle de lai yuan wenti. *Neimengg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33(6). 22–27.
- 韓佳禾。2024。大墩保安語語法研究。珠海：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Jiahe Han. 2024. *Dadun Baoanyu yufa yanjiu*. Zhuhai: Beijing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1998。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志。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Jishishan Bao'an zu Dongxiang zu Salazu Zizhixianzhi Bianzuan Weiyuanhui. 1998. *Jishishan Bao'an zu Dongxiang zu Salazu Zizhixianzhi*. Lanzhou: Gansu Wenhua Chubanshe.
- 金雙龍。2013。東鄉語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Shuanglong Jin. 2013. *Dongxiangyu yanjiu*. Huhehaote: Neimengg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林旭娜。2022。古典藏語副動詞研究。廣州：中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Xunan Lin. 2022. *Gudian Zangyu fudongci yanjiu*.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劉丹青。2003。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Danqing Liu. 2003. *Yuxu Leixingxue yu Jieci Lilu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呂叔湘、朱德熙。2002 [1952]。語法修辭講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Shuxiang Lü & Dexi Zhu. 2002 [1952]. *Yufa Xiuci Jianghua*. Shenyang: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 邵明園。2022a。藏語的小句鏈和副動詞。中國語言學報 50(2)。419–442。Mingyuan Shao. 2022a. *Zangyu de xiaojulian he fudongci*. *Zhongguo Yuyan Xuebao* 50(2). 419–442.
- 邵明園。2022b。藏語副動詞標記的來源類型。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 1。264–291。Mingyuan Shao. 2022b. *Zangyu fudongci biaoji de lai yuan leixing*. *Hanyushi yu Han-Zangyu Yanjiu*. 1. 264–291.
- 邵明園。2023。甘青語言區域阿爾泰語的零形副動詞——基於漢 - 阿爾泰接觸視角的分析。第十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學術研討會。青海師範大學，7 月 18 日。Mingyuan Shao. 2023. *Ganqing yuyan quyu A'ertaiyu de lingxing fudongci: Jiyu Han-A'ertai jiechu shijiao de fenxi*. Dishijie Xibei Fangyan yu Minsu Xueshu Yantaohui. Qinghai Shifan Daxue, 18 July.
- 司提反·米勒。2005。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語言語法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Stefan Müller. 2005. *A'ertaiyuxi Mengguyuzu yuyan yufa bijiao yanji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王遠新。1995。突厥歷史語言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Yuanxin Wang. 1995. *Tujue Lishi Yuyanxue Yanji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吳福祥。2003。漢語伴隨介詞語法化的類型學研究——兼論 SVO 型語言中伴隨介詞的兩種演化模式。見吳福祥、洪波（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438–480。北京：商務印書館。Fuxiang Wu. 2003. *Hanyu bansuijieci yufahua de leixingxue yanjiu: Jianlun SVO xing yuyan zhong bansuijieci de liangzhong yanhua moshi*. In Fuxiang Wu & Bo Hong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438–48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M.W. Dixon. 2006.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ckel, Balthasar. 1998. Review article: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Linguistic Typology* 2(3). 381–397.
- Coupe, Alexander R. 2007. *A grammar of Mongsen Ao*.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Dryer, Matthew S. 2007. Word order.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1, *Clause structure*, 2nd edn, 61–1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wyer, Arienne M. 1992. Altaic elements in the Linxia dialect: Contact-induced change on the Yellow River plateau.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1). 160–178.

- Foley, William A. & Robert D. Van Valin, Jr. 1984. *Functional syntax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 Robert Wayne. 2010. *A grammar of Bao'an Tu, A Mongolic language of Northwest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issertation.
- Gaunt, John & Bayarmandakh L. 2004. *Modern Mongolian: A course-book*.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Genetti, Carol. 2005. The participia construction of Dolakhā Newar: Syntactic implications of an Asian converb. *Studies in Language* 29(1). 35–87.
- Genetti, Carol, Alexander R. Coupe, Ellen Bartee, Kristine Hildebrandt & You-Jing Lin. 2008. Syntactic aspects of nominalization in fiv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n are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1(2). 97–143.
- Greenberg, Joseph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grammar*, 2nd edn., 73–113.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1995. The converb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valid category. In Martin Haspelmath & Ekkehard König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1–5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ichael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211–242. Mahwah, NJ: Erlbaum.
-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3). 291–319.
-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hun, Marianne. 1988.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ordination. In John Haiman & Sandra A. Thompson (eds.), *Clause combining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331–359.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Nedjalkov, Vladimir P. & Igor V. Nedjalkov. 1987. On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bs. In Toomas Help & Sirje Murumets (eds.), *Symposium on Language Universals*, 75–79. Tallinn: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Estonian SSR,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Olson, Michael Leon. 1981. *Barai clause junctures: Toward a functional theory of interclausal relation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Payne, John R. 1985. Complex phras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3–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mstedt, Gustav John. 1903. *Über die Konjugation des Khalkha-Mongolischen (Conjugation in Khalkha-Mongolian)*. Helsinki: Suomalais-Ugrilainen Seura.
- Ross, Daniel. 2021. *Pseudocoordinati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nd multi-verb pre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structure*.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issertation.
- Stassen, Leon. 2000. AND-languages and WITH-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4. 1–54.
- Svantesson, Jan-Olof. 2003. Khalkha.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38–35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Tang, Sze-Wing. 2022. On the syntax of incompleteness: Evidence from the converbal construction in Cantonese. In Andrew Simpson (ed.), *New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heoretical syntax: Studies in honor of Yen-Hui Audrey Li*, 396–427.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Van Valin, Robert D, Jr. 2005. *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Hujiltu. 2003. Bonan. In Juha Janhunen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25–34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From Coordinative Converb to Coordinative Conjunction: The Multi-functional Morpheme *ɗzi* in Qinghai Tongren Bonan

Yuanhao Bi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ordinative converb and the juxtaposed conjunction in Tongren Bonan language of Qinghai share the same form, *ɗzi*, which can link VPs, NPs, claus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The coordinative converb *-ɗzi* is a common form in Mongolic languages, but the juxtaposed conjunction *ɗzi* did not arise through anti-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nverb. Rather, it developed through the deletion of *gə* from *gəɗzi*, where *gə* is a verbalizer marker and *ɗzi* a coordinative converb. *gəɗzi* has long been used to construct juxtapositions of nominal derivative verbs, which, influenced by conjunction structures of local Amdo Tibetan, caused confusion over the nature of the juxtaposed constituents and the occurrence of reanalysis. The emergence of coordinate conjunctions has led to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ire coordination type of Tongren Bonan, shifting it from a WITH-type language to an AND-type language.

Keywords

Bonan, conjunction, converb, coordination, historical change

通訊地址：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ryanhao.bi@g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1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2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1月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月1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

